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花影集 東丘侯傳

東丘侯傳，姓花氏，名雲，字時澤，濠州懷遠縣之民也。其先乃故宋之宦族，即祖以農隱而不仕。父芳讀書好禮，聚徒教授於家。一日，無故為凶豪劉三擊死，時候年始三歲。母苑氏抱侯訴於官，官不為理，反遭械係。時元政日紊，是非顛倒，賄賂公行，母子之冤終莫能直。況連歲飢荒，不能存活，母遂抱侯再適於張氏。越十年，其母終以鬱憤不伸含冤而死，侯年甫十三。其居喪送葬，禮如成人，為鄉曲稱重。又三年，侯年十六，恒以復父仇為志。其繼父勸之曰：「彼劉三者，兇人也，有兼人之勇，徒黨又多，汝欲犯之，如犬之制虎，徒喪汝生，無益於事。」侯遂止。然日夜泣告天地。

又二年，侯十八歲，忽一夜夢神人，授一鐵簡，長三寸許，曰：「爾食此。當有神力。」侯遂跪而嚼食之。既覺，齒痛連日，試其力果異常日。或手拔大樹，或肩負活牛，或挾車渡河，或拖舟上岸，遠近喧傳，號稱花神力。時至正癸巳，天下大亂，其劉三者聚合無賴，謀殺縣官，奪據其城，侯知勢不可容，而告繼父曰：「兒欲直取兇人，易如反掌。慮恐兒動，父無衛御，或致疏虞，不孝大矣。近聞真人起義臨濠，不殺不驚，拯危濟急，救民於水火，登之於春台。盍往歸之，父既有托，兒願遂矣。」父喜，遂同往焉。

至大營，得見徐公，與語大悅，薦於上。蒙召見，侯訴所以，上曰：「今汝既言能取懷遠，當用人幾何？約幾時可下？」侯再拜曰：「不煩天兵，願容臣一身，今晚去，明晨取來。」上笑而遣之。

侯身無甲冑，於徐公處乞得一刀，投夜徑去。夜四鼓而抵懷遠，侯遂坎城以登。既入，則隱身暗處。及明，越垣而入其衙，遂5劉以出，號於眾曰：「徐元帥大軍在邇，敢從逆者族。」其脅從者盡來歸助，遂縛劉三及同惡者十許人，擁而歸營。

既獻俘，更率群吏，各上兵民錢穀之數。上笑謂徐公曰：「爾不但能知其才，而能知其心。此子雖古名將，不是過也。」遂命侯長帳前宿衛，以劉三賜侯，聽其施報。侯遂縛劉於營外，設父之靈位，親剖劉三之心，痛哭以祭之。觀者如堵，無不感歎。其時附近諸城皆下，惟全椒與繆家寨互為表裡，累抗王師。侯請卒三十人，乘夜登埤，縱火鼓噪。群賊奔潰，擒斬無算，遂下全城。

上將取滁州，未知虛實，而侯請為前哨。至中途，棄眾獨進。遇賊數千，侯奮長槍大呼陷陣，賊皆崩潰。追奔直抵城下，大軍繼至，一鼓而下。甲午取和州，乙未從上渡江，侯率眾先奪南岸。丙申破集慶，徇鎮江、丹陽、丹徒、金壇等縣，皆侯之奇功也。至馬駝沙，聞有劇賊潛據其間，侯獨率三十人捨舟步往探之，被賊暗出圍之。侯與抗三日夜，賊敗走，擒斬百數。又克常州、常熟，前後捕虜數萬。

是年秋攻寧國，陷山澤中，前後左右皆敵寨，侯所領才八十人。侯鼓噪橫身出入八日，斬獲數千，而侯不中一矢。時侯官至安遠大將軍，判行樞密院事。已亥，命侯帥兵三千往鎮太平，時彼處頻遭兵火，人民逃散，倉庫空虛，商販不通，官無見糧，民無見食。外無供餽，救援道難，鄰敵切近。侯乃修殘理廢，招來易貨。

甫半歲，而偽漢陳友諒之兵蔽江而下，旌旗不見其際。侯登江台而笑之曰：「是我報國之時也。但恨糧少爾。」即率所部精兵三千，鼓棹直前。接戰移時，互有勝負。侯斂兵歸保江口，賊知侯無繼，乃結舟數百為水城，碇於江中，與侯相對。每出戰船，分番接戰，使侯不得休息。越五日，侯夜潛遣小舟縱火焚其水城，侯復以舟師鼓噪攻之，賊遂敗走。越十日，賊復整眾如前，結陣相抗，但不出舟浪戰，侯始疑之。時城中乏食已半月，侯遂盡殺戰馬以勞將士，以示必死。

又三日，賊以步卒七千自夾山潛出城後，乘高而下，城遂不守。侯知不可為。乃率所部舟師直犯賊寨。賊揮諸戰船圍侯於江中，暗遣善水者鑿侯舟沉之。侯得淺處，賊又圍之。侯槍折，倒持一賊以扞兵刃。偶有流矢中侯要害，遂為所縛，扛之以見其帥。侯少蘇，憤然一吼，索皆寸斷。起奪賊刀，殺數十人，賊帥亦重傷而走。賊不能敵，佯跪請降。侯不知其詐，乃停殺，開以禍福。有賊自後潛以鐵錘擊侯之首而僕，眾遂斷侯之臂，弔於船桅而射之。侯至死罵不絕聲。公之部下尚千人，皆戰死，無一降者。時庚子之歲閏五月二十八日也。

先是城圍將陷，侯之夫人邵氏以性醴祭告家廟，謂家人曰：「吾夫，忠孝人也，事若不濟，必以死報國家，我獨生乎？此兒雖才三歲，豈可使花氏無後哉！爾等當保護之。」俄傾城陷，夫人遂赴井死。其家人或溺或縊，從死者數十人。獨妾孫氏不死，乃收夫人之屍，葬於庭後桐樹之側。以金釵二，一簪夫人之首，一自簪之，遂負兒以逃。將出城而為漢兵所虜，挾以同歸武昌。至偽都，其營每每夜掠，或曰因虜口夜哭所致。其帥禁軍中不得蓄小兒。原虜孫之卒欲棄兒於湖，孫氏貽卒曰：「且如空殺我兒，莫如賣於人，君更得錢。」卒喜，遂賣與一漁家。孫氏竊察其住所，每每往視之。

是年冬天，兵伐偽漢，漢賊郡屬皆潰。孫氏乘亂潛入漁家，竊兒以逃。數遇漢兵，皆潛伏得脫。及江，以簪僦舟，又遇漢潰卒奪舟，擲之於江。孫氏抱兒得一斷木，漂至岸，隱葦洲中。彩蓮實以哺兒，七日不死。忽半夜聞人語呼之，遇一老父，自稱雷老，遂導之以行。

明年辛丑二月，達行在。孫氏大慟，抱兒再拜。上亦泣，真兒於膝曰：「此將種也。」賜雷老之衣，更欲復其髻。忽失雷老所在，訪不可得。時兒年八歲，命侍皇太子就學。年十三，授虎賁右衛副千戶。又七年，則名煒，拜水軍左衛指揮使。

洪武七年，煒同孫氏至太平，求夫人之骸於桐樹之側，宛然原簪之金釵如故。比驗無異，遂奉以歸。縛蒲為侯，加以棺衾而合葬焉。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為之銘曰：